

歷史與空間

遙遠的牟河壩

羅大佳

牟河壩是一個自然村莊，當地人又叫「牟河坎」，位於瓦屋山下青衣江畔的一個深丘地帶。30多戶農家，200多人口，周圍是山，中間是壩，一條小溪從遠方蜿蜒而來，流到村裏，人們把小溪加寬挖深，變成河流，河流穿村而過，流向遠方。

兒時的記憶裏，河流的堤壩上栽滿白蠟樹。河流上端有一口水井，名叫「牟水井」。井水一年四季碧綠清涼，井的下邊放着一塊長方形的青石板，人們就在石板上搓洗衣服。清晨，當村莊還籠罩在晨霧中的時候，井邊就響起了人們挑水的水桶聲和婦女們的搓衣聲。

小河下端有一座磨房，名叫「石穀坎磨房」，磨房裏有兩扇又圓又厚的石磨，一架水沖打米機。當河水漲滿的時候，閘門一開，「咕嚕咕嚕」的磨聲，「嘩嘩嘩嘩」的打米聲立刻響起。有時轉着轉着，石磨和打米機忽然停了下來。原來河水不夠，無法沖轉它們，前來磨麵和打米的鄉親只好把稻穀和玉米放在磨房裏，等河水漲漲時再來。那時雖窮，卻沒有人去偷磨房裏的糧食，因為村裏人把磨聲看得比性命還重。磨房是集體的，收來的工錢要上交給生產隊。大哥曾經當過磨房看管員，有次石磨的齒輪磨禿了，20來歲的大哥和另一位中年人把4人才能卸下來的石磨抬下來維修，年輕的大哥因此傷了氣血，得了肺癆，早早地離開了人世。大哥去世後，每次從河邊走過，我最怕聽到咕嚕咕嚕的石磨聲，因為我覺得那是大哥的在天之靈，在嚶嚶地哭泣。

小河邊有片綠油油的草坪。風和日麗的日子，牛兒在草坪裏悠悠地啃草，綠水在河裏潺潺流淌，我們用瓦片歡快地打着水漂。這時斑鳩在樹林裏咕咕咕鳴，山谷裏升起了裊裊炊煙。母親站在老家山頂上，扯開嗓子朝着河流方向吼道：「六娃子，回家吃飯囉！」山谷裏立即迴響起悠長的聲音，「回家吃飯囉！」於是我們牽起牛兒往家裏趕去。有一天母親的聲音又高又急，聲音響過之後，天上忽然陰雲密布，下起了瓢潑大雨，雨點劈里啪啦，把我們

淋得落湯雞似的。是不是母親的聲音太大，把雨水從天空中震落下來了呢？這麼想的時候，心裏就有點埋怨起母親來了。

小河下游有一戶人家，門前有座碾坊，用來碾米。碾坊旁邊有棵古老的榕樹，根系發達，枝繁葉茂，小河流到老榕樹下，碾滾一轉動，河裏立刻旋起一個大大的漩渦。據說每年發大水的時候，無數條蛇爭先恐後地爬上榕樹，盤踞在上邊。從小怕蛇的我，無法想像群蛇盤踞的恐怖畫面，總是問父母，為啥他們不搬家呢？難道僅僅因為那座碾坊嗎？這家人的小兒子和我是小學同班同學。每次碰到他們家裏人時，年幼的我，總是用好奇的眼光在他們的臉上看個不停，彷彿他們是妖怪，我要用火眼金睛觀察出他們與眾不同的地方。

牟河壩的土壤屬於粘土一類，耕性差，土性偏冷，既不耐旱，也不耐澇，但保水保肥力強，施肥後見效遲，不發小苗發老苗。元宵節過後，春分還未來到，男人們開始下田生產，於是田野裏出現了一幅春耕圖畫，脖子上套着燈火通明的縣城裏，此刻是否也蛙聲一片？炎六月，我們則提個巴籠，拿個竹夾，從田埂上慢慢走過，一邊觀看稻田裏的穀苗吐穗，一邊把水田邊的田螺夾進巴籠，回家後用小石頭把田螺外殼敲碎，扔到地壩的石槽裏，小雞、小鴨、小鵝立即狂奔過去，爭先恐後地啄食。

牟河壩有千年的歷史。雖然日子一直過得很艱辛，但助人為樂的傳統美德代代延續。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村裏一家人不幸遭遇火災，火光映紅了半邊天。看見火光，全村人不約而同地奔到出事地點，打火的打火，澆水的澆水，搶救東西的搶救東西。第二天不用發號施令，家家戶戶送糧食，送衣物、送稻草、送竹子、送樹木，很快幫助建起一座茅草新屋，讓避難人家有了棲身之處。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後，大家更是你幫我栽秧，我幫你打穀，勞力強的農戶做完自家農活後，主動去幫助勞力弱的，共同春播秋收；而彼此間的相互幫助，是不帶有絲毫經濟利益的。

樸實的牟河壩也有着屬於自己村莊的故事。很多年前有一對夫婦因無子女，從外地抱了一位養子回來「押生」。剛開始處得很好，養子長大後，養父還幫結了婚。後來養父母有了親生子女，心就偏了，總想找茬把養子一家推出門去。兒媳婦生小孩坐月子時，家裏少了幾個雞蛋，養父用竹竿去把兒媳婦房間的屋頂戳了一個洞，晚上下雨，雨水滴滿了一屋。坐滿月子後，養子一家搬了出去，先是給一家孤寡老人租房住，只幫幹活，不交房租。後來生產隊動員大家幫助建了三間茅草房，一家人才有了安身之處。這家人過得很窮，一直是政府照顧的貧困戶。男人因病去世後，給女人留下了一對兒女。經人介紹，外村一位光棍男子前來做了倒插門，女子以40多歲的高齡為他生下一位小兒子。雖然家裏還是很窮，但夫妻倆含辛茹苦把小兒子養大，小兒子讀書成績不錯，成為村裏第一個大學生。

一晃20多年過去，因忙於工作，回老家甚少，牟河壩的印象漸漸模糊。一天家裏來了一位客人，他就是村裏的第一位大學生，現在是世界500強企業的基層幹部，他的到來，喚醒了我對牟河壩的回憶。

哦，遙遠的牟河壩，你永遠珍藏在我記憶的底部。



牟河壩一景。 作者提供

書若蜉蝣

葉輝

《火光之色》與銀行家葬禮

話說2013年龔古爾文學獎得主皮亞勒邁特 (Pierre Lemaître) 將法國作家大仲馬 (Alexandre Dumas) 視為偶像，在《火光之色》(Couleurs de l'incendie) 中，以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法國人物為模板，今年中譯本出版，續集《我們悲傷的鏡子》(Miroir de nos peines) 亦在巴黎面世；作者1951年生於巴黎，以犯罪小說蜚聲文壇，憑《必須找到阿歷克斯》(Alex) 榮獲國際匕首獎；《火光之色》以銀行家葬禮為開場，心思日後銀行財產分配問題，葬禮結束後繼承銀行的女兒所扮演的更類似傀儡。

看到女傭當昂絲跪在辦公室痛哭流涕，銀行家之女瑪德萊娜無法控制憐憫；此時的她尚不願意懲罰任何人，她拒絕古斯塔夫的求婚——還不止一次；求婚的失敗讓她將她的財務保障從生活中驅逐。

茹貝爾父親的兄弟夏爾，早就對投資業務和遺產分配心生不滿，他需要更多的資金，幫助在政界取得成就。他的朋友安德烈為進軍文壇，在報業有所成就，也不惜選擇背叛瑪德萊娜。

葬禮當天的報道為良好契機，其他到場的媒體記者都千篇一律描寫銀行家葬禮場景，如果他搶時間寫出一些不一樣的東西肯定轟動眼球；因此他成為那個將保爾推下樓的人；第二天他拿到繪聲繪色的獨家報道，在報社獲得記者的工作；不過事實要等到瑪德萊娜日後發保爾對安德烈潛意識的驚愕中才發現。

在《基督山伯爵》，大仲馬曾為愛德蒙唐泰斯設置三個敵人，並由

此展開復仇故事；作者在《火光之色》借用此元素；只是瑪德萊娜的角色看起來要比基督山伯爵更無助，她沒有淵博古怪的學識也沒有取之不盡的財產，想要復仇僅憑藉自我的力量以及徹底擺脫之前天真而憐憫的性格。

銀行家為瑪德萊娜及外孫保爾留下豐厚遺產，在短時間內，遺產徹底掏空；利用瑪德萊娜對金融界形勢生疏，古斯塔夫將她的財產及保爾繼承的債券投資到羅馬尼亞石油，等羅馬尼亞石油行業崩潰之時，瑪德萊娜的個人資產所剩無幾。她的叔父夏爾也趁此機會分一杯羹。

至於報業的那位朋友一直在利用媒體報道向瑪德萊娜提供「羅馬尼亞石油行業形勢大好」的虛假信息，每天只從報紙上獲取信息的女人，很容易相信此觀點；事後她到報社問責，得到的回覆乃非虛假；她寬容對待女傭當昂絲，在破產並拍賣住宅後，發現當昂絲當上古斯塔夫情婦，當昂絲事件為陷阱，幾乎被身邊所有人背叛的瑪德萊娜帶著兒子保爾離開，她的突破口也是當昂絲藉著掌握她婚外偷情把柄，瑪德萊娜將當昂絲的情人變成工具，摧毀古斯塔夫的事業；《火光之色》背景設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正值歐洲二戰爆發前夕；其中故事情節不少地方涉及納粹德國崛起及戰前法國狀態；古斯塔夫攫取銀行資產後，將投資目光放到發展噴氣式飛機上。在設計上他幾乎成功；叔父夏爾政治事業因瑪德萊娜在金錢上的裁減而醜聞頻出，慘淡收場。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菩提路上 弘一大師的足跡



三十一
宗教共融的遠見

李叔同生活在清末時代，目光與胸襟比今日的人們還廣闊。所作此詞，比我們走先了何止100多年。他提倡各種信仰的人們共同發大願心，吸收各種宗教的長處，互相共融，如此不但有功於普天之下，還能得到千秋萬代的永恒讚頌。

當年李叔同可說是具有遠大理想的「新學中人」。

男兒自有千古，莫等閒觀。孔、佛、耶、回精誼，道無岐。發大願作教皇，我當爐冶群賢。功被星球十方，贊無數年。

李叔同詩句
素仲配畫
丁酉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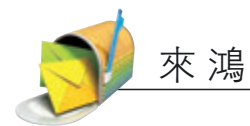
豆棚閒話

生活的儀式感

青絲

意大利頒布居家令期間，一個在家待煩了的老人，打扮齊整要出門喝咖啡，還與勸阻的女兒發生言語爭執。女兒很無奈地看着父親出門出去，沒想到老人走到院子裏，假裝成顧客敲自家的窗戶玻璃，要點一杯咖啡。看過這個視頻的人，都被老人逗笑了，沒見過喝咖啡也如此講究儀式感的。我由此想起一個女性朋友，每年荔枝上市，別人都是買了就吃，她開吃前會取一隻水盂，舀一勺鹽用水化開，剝了殼的荔枝，先浸到鹽水裏漂一漂再吃，既不會染上黏黏的果漿，味道也更為鮮甜爽脆。這一頗具古風的儀式，常讓我聯想到宋詞「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的場景——有時候，一些熟悉的小儀式讓人感到心安和愉悅，又能滿足對於意義的追求，從而令生活更有質感。

關於生活的儀式感，向來有褒有貶。袁世凱的二兒子袁克文，家道破落後，每天早餐只能吃饅頭片，他依然盛裝上桌，圍



來鴻

在一棵樹上，披衣而坐，四周清涼，翠綠欲滴，是怎樣的銷魂愜意。草木有淡香，人在葉枝梢頭，可聽風聲，可聞雨聲。

詩意地棲息於樹上，以密葉為宅，鳥雀為伴，煙霞為友，其實有些古人早已實現這一夢想。

南宋年間，臨安人張功甫，風流儒雅，能詩擅詞，善畫竹石古木，是品梅高手。「其園池聲伎服玩之麗甲天下」，他曾經在南湖園作「駕霄亭」，用鐵繩懸掛於四棵古松間，「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真有挾飛仙、溯紫清之意」。

明崇禎七年 (1634)，冒辟疆邀請復社社員包壯行盪舟如皋龍遊河，舟行河灣，至一棵高約十餘丈，蒼勁的古樸樹之下，但見樹葉婆娑，似滿天綠雨，欲落不落，橫臥的樹幹可讓十餘人坐在上面飲酒，產生了結屋為巢的念頭，後來這棵樹被冒辟疆買下，他在樸樹上架起了亭屋，取名「樸巢」，自號「巢民」。冒先生在《樸巢文選》卷二中自述：這種築在樹上的房子，「三面斗折，皆層溪淺渚，簷溜澹澹。由巢左通小橋，沖風耐雪，曩度他枝，枝杪為舟，如秋葉花，可月可漁，俱迭以冰紋片石……此巢不經不梯，空游滿樹，想際真人，神往蓬古，更為曠絕。」

我有時忽發奇想，人如果能像猴子那樣，噌噌，爬到一棵樹上睡覺，該是一件多麼奇妙的事情。

現在的生活，有一半，就處在這樣一種狀態。白天，在城市洶湧的人流中穿梭，

上潔白的餐巾，用餐刀慢條斯理地切了吃。康有為的女兒康同壁最落魄的時候，去買豆腐乳，也要精心梳妝打扮，穿着旗袍，昂首挺胸，選用六個裝外國巧克力的鐵盒子分裝不同口味的豆腐乳，盒蓋上面貼有標籤，這盒是王致和豆腐乳，那盒是桂林白豆腐乳……川端康成說：時間以同樣的方式流經每個人，但每個人卻能以不同的方式度過時間。生活中總是免不了荒誕，但儀式感可以決定是暫時的荒誕，還是永久的荒誕。

心理學家認為儀式感能助人與身邊環境建立聯繫，就像國外有些球員進場時，是哪一隻腳先踏入，都有固定儀式，這並非單純的迷信，而是讓人獲得掌控感。清末，徽商張傳聲花錢捐了一個河南候補道，因無實缺可補，他每日清晨漱洗完畢，就身穿官袍頂戴從內室出來。值守在中門的僕役敲響雲板，吆喝大人到官署辦公了。外堂的僕人端上茶水，門衛手持十

幾張拜帖廣告某某謁見，其實一個人也沒有。張傳聲喝完一盞茶，門衛又高喊僕役伺候，大人要從公堂下來了。每天重複完相同的儀式，張傳聲才出門做生意。人追求意義的願望越強烈，就越容易用儀式的投射來填補空白。

儀式感也可以有效緩解獨處的痛苦。疫情居家期間，很多人在社交媒體上展示廚藝，晒多肉植物，甚至傳說的「NASA立掃把挑戰」，就吸引了數百萬人在家裏豎掃把。西班牙電影《閉上眼睛活著很容易》有一句台詞：生活就像一條惡犬，你一旦流露出恐懼，牠就會朝你撲過來——儀式感就是驅離這條惡犬的武器。

也有人說，儀式感都是些可有可無的噱頭，是很無聊的自嗨。但存在主義哲學倡導，除行動外，別無現實。畢竟對於意義的追求，並不一定會有答案，利用各種儀式自我加戲，從平庸的生活中創造出一方有趣的小天地，才真正地屬於我們。

王太生

棲息於樹

人變得現實而功利。到了夜晚，四周闐靜無聲，人聲犬吠遠，我進入自己的另一種狀態。

文字草木深呼吸。我知道，這是爬到樹上，離喧囂的地面三尺三，我將白天看到的事情，自己的心情，傾訴到一張紙上。這張紙，依然散發着草木特有的光澤。

爬到一棵樹上棲息，且不說，四周是怎樣的月光流影，月白風清，我是如何注視一叢叢在冬天吐蕊的枇杷花，到仲夏長成一樹黃澄澄的果實。從前，我居住在一個老小區的三樓上，一隻鳥窠與我毗鄰而居，就這樣，我靜靜地注視兩隻鳥，前一後，從遠遠活潑飛來，衝着一根根枯黃的草，精心編織一隻天地間的花籃，斜築在枝丫上。透過幾片碧綠的樹葉，看到大鳥哺育雛鳥的生命艱辛和歲月感動。

這樣的感覺很微妙。在地面上的時候，忍受着汽車尾氣和城市噪音，心情變得煩躁。爬到樹上，神清氣爽，會像一隻慵懶的樹獺，或者一隻溫柔的獵豹，趴在懶懶的枝丫上，轉動着小而迷離的眼眸，好奇而漫不經心地打量周圍的一切，繼而發出均勻的細微聲響。

我曾經這樣寫道：「有月光的夜晚，有一隻甲殼蟲，從時間的縫隙裏爬出，沿着樹枝恣意奔跑。甲殼蟲的影子投在葉片上，一隻變兩隻。一棵大樹上，蟲子們在寂靜地說話。」

也許有人和我一樣，喜歡爬到樹上棲息。瑞典有一對肯特林德瓦爾夫婦，在北部的偏遠山村，位於哈拉斯，北極圈以南

60公里，開辦了一家樹上旅館。在此居住可以冬季看極光，夏季體驗極晝。如果幸運的話，還能看到駝鹿、馴鹿和熊，體驗樹上的自由感覺。

城市的樹，包容一個人的酣眠。採訪一位回家過年的小伙子，19歲，一個人外出打工，那一年遲遲沒有找到工作，身上的錢花光了，最後爬到一棵梧桐樹上。小伙子說，睡在地上有濕氣，鄉下孩子從小野慣了，爬到樹上睡覺是常有的事。這樣的倦睡，與我爬到樹上，有本質的區別。

獨愛自己狹小溫暖的巢窠，許多人喜歡爬到樹上棲息。認識一位保險公司老總，喜歡寫舊體詩詞，從學生時代開始，一寫就是幾十年。他說，做保險是行走在地面上的事情，寫舊體詩就是獨坐在樹上；綠葉婆娑，花氣撲鼻，精神層面上的安息。

特立獨行的人，也喜歡爬到樹上棲息。許多年前，我的朋友于二嫌地面上太吵，喜歡爬到樹上睡覺。他寫些小詩，吟哦着，「梅，捧着一團紅色的火焰，在春天的枝頭燃燒」，沉浸在一個人的世界，不肯從樹上下來。許多年後，于二早已賣起了服裝，風生水起，雖然掙了錢，卻尋思着，哪一天再回到樹上去？

文人吟詩踱步，武俠飛身上樹。我想起年少時，在春天到來的季節，爬到樹上向遠處瞭望，枝條散亂，口袋裏裝滿梅花的芬芳。

喜歡爬到樹上棲息的人，大概是一個喜歡幻想的人。不願遠離現實，又與現實保持一段距離——樹下是市聲喧騰的生活。

詩詞偶拾

夏日的鮮花

俞慧軍

夏日的鮮花
綻放在陽光與暖風中
飄逸着縹緲清幽的花香
吉祥鳥是花朵的知音
夏風吹過廣袤的原野
花園錦簇的江南
趕赴楚楚動人的玫瑰之約

爛漫的夏花
抑或是你陽光燦爛的臉龐
那一抹紫色的溫馨
那一抹紅色的熱烈
在你青春的畫卷上
素描着夏日絢麗的風景
心存高遠與感恩
願為世間留下最美的一瞬

夏風吹開榮華爛熳的笑靨
孵化漫山遍野璀璨的夢想
帶着植物種族的密碼
夢迴阡陌情懷原鄉
蛻紫嫣紅的生命中
藏匿着夏日人間
那縹緲美麗的鄉愁

